

學術論文

中國帶路倡議對美國亞太安全利益之影響：以川普時期為例

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o U.S. Asia-Pacific Security Interest: Donald Trump Administration

陳育正 *Yu-Cheng Chen*
國防大學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助理教授
Assistant Professor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a Military Studi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摘要 / Abstract

中國在 2013 年時提出帶路倡議，從陸地與海上擴大和周邊國家之間的經貿交流及設施聯通。這一重要政策不僅具有影響歐亞大陸政治版圖之潛力，同時也為美國利益帶來某程度上的衝擊。本文針對帶路倡議之發展現況與背景成因分析、檢視帶路倡議對美國產生何種影響，以及觀察川普政府如何應對中國帶路倡議的衝擊等面向進行討論。

研究發現中國所提出帶路倡議是一項具有戰略性的政治與經濟目的，衝擊美國長期維持亞太地區領導地位與利益，美國川普政府則透過印太戰略的框架，採取具體應對作為。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a strategic initiative proposed by China in 2013 to go with the idea of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that aims to maximize its economic and trade exchange and facility interconnection with the surrounding countries through land and sea. BRI not only carries the potential of affecting the political layout in Eurasia but brings the impact toward U.S. interest to a certain extent. This article analyzes development and motivation of BRI, what kind of the impact to U.S. and how U.S. responses i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s this article shows that BRI reflects China’s strategic aims involving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urposes. It’s immense challenge to America’s vital interest and leadership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rump administration utilizes the framework of Indo-Pacific strategy to conduct responses.

關鍵字：帶路倡議、絲綢之路經濟帶、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印太戰略

Keyword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Indo-Pacific Strategy

壹、前言

習近平從 2012 年 11 月接任中國領導人以來，便開始積極地進行軍事現代化、擴大經濟影響力，展現崛起大國的地位。習近平於 2013 年下旬在訪問中亞四國、出席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領導人非正式峰會等場合中，先後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Silk Road Economic Belt）與「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的重大倡議。¹內容是指透過投資 1.4 兆美元建設公路、高速鐵路、港口、油管、輸電網絡，以及光纖網路，連結亞洲、歐洲與北非 60 餘個國家與 44 億人口，促進中國對上述地區的外交、貿易與金融的連通。²這是一項振興中國古代絲綢之路的計畫，並把它稱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帶路倡議」（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³

中國帶路倡議經過幾年的發展，即使面臨許多質疑與挑戰，中國政治與經濟層面的影響力，亦發揮地相當廣泛，⁴值得注意的是，已經對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利益造成衝擊。若從傳統國際政治的角度而言，美國面對中國在帶路倡議等方面，必然會採取相關手段加以應對，以維護自己在亞洲甚至是全球的領導地位，尤其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在上任後，明確表達對中國的強硬立場更勝過歷任的美國總統，將處理中國事務視為重中之重。因此，本文主要探討帶路倡議對美國產生何種衝擊，並且在川普政府時期，採取哪些應對帶路倡議之作為。

本文首先探討中國帶路倡議之發展現況與背景成因分析，其次，檢視

¹ 〈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之願景與行動〉，《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2015 年 3 月 28 日，http://www.ndrc.gov.cn/gzdt/201503/t20150328_669091.html。

² 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7), p. 28.

³ 〈習近平一帶一路戰略重塑世界經濟〉，《BBC 中文網》，2016 年 7 月 1 日，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press_review/2016/07/160701_press_review。

⁴ Martin Feldstein, "China's Next Agenda," *Harvard Kennedy School 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March 29, 2016, <https://www.belfercenter.org/publication/chinas-next-agenda>.

帶路倡議對美國產生何種影響；再者，觀察川普政府如何應對中國帶路倡議的衝擊；最後，提出總結觀察。

貳、帶路倡議發展概況與成因分析

一、帶路倡議之發展概況

習近平在 2013 年 9 月 7 日前往中亞四國訪問時，即在哈薩克表達中國規劃建構「五通工程」為主幹，透過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等面向，建立「絲綢之路經濟帶」連接太平洋與波羅的海，以促進歐亞各國更緊密的經濟聯繫。⁵

中國在 2015 年 3 月 28 日，正式公布《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以下簡稱願景與行動），內容述明五條發展路線，是以絲綢之路經濟帶劃分為北、中、南三條路線，以及海上絲綢之路區分南、北兩線，這項《願景與行動》涵蓋範圍涉及 64 國。⁶有關陸上絲綢之路經濟帶與海上絲綢之路分別涉及 6 個國際經濟走廊，以及印度洋與太平洋。⁷總計 21 兆美元的經濟規模，佔世界 GDP 的 62%。⁸截至 2016 年底，中國企業已經在帶路倡議沿線 20 多個國家建設 56 個經貿合作區，並且涉及許多領域，累計投資金額已經超過 185 億美元，為相關國創造將近 11 億美元的國家收入和 18 萬個就業機會。⁹

⁵ 習近平，〈弘揚人民友誼 共創美好未來〉，《新華網》，2013年12月11日，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3-09/08/c_132701741.Htm。

⁶ 劉華芹，〈「十三五」期間「一帶一路」建設的方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2016年8月16日，<http://history.mofcom.gov.cn/?special=%E4%B8%89%E3%80%81%E4%BB%A5%E6%94%BF%E6%B2%BB%E4%B8%BA%E6%9E%A2%E7%BA%BD%E5%92%8C%E4%B8%BB%E5%AF%BC>。

⁷ 〈六大經濟走廊〉，《一帶一路網》，2018年7月20日，<https://www.yidaiyilu.gov.cn/zchj/rcjd/60644.htm>。

⁸ 利豐研究中心，〈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香港：馮氏集團利豐研究中心，2015），頁3。

⁹ 〈一帶一路國際產能合作園區聯盟在天津成立〉，《新華網》，2017年3月25日，http://www.hhnqyz.com/news.xinhuanet.com/2017-03/25/c_1120694332.htm。

陸上運輸建設包括肯亞蒙內鐵路、連接衣索比亞與吉布地的亞吉鐵路完成，中寮、中泰等跨境鐵路開工，中俄黑河公路橋、中巴喀喇崑崙公路二期、卡拉奇高速公路開工。海運方面，中國參與希臘比雷埃夫斯港(Piraeus Port)、斯里蘭卡漢班托塔港(Hambantota Port)、巴基斯坦瓜達爾港(Gwadar Port)等 34 個國家 42 個港口的建設經營。¹⁰現階段執行規模最大的投資項目則是投入 680 億美元的中巴經濟走廊基礎設施計畫，未來能將中國與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連接起來。總體來說，中國已經花費大約 2000 億美元在此倡議計畫。¹¹

能源方面，陸上中哈石油管道、中亞天然氣管道、中俄原油管道、中緬油氣管道等項目的建設或營運都已經持續進行中。中國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United Arab Emirates, 簡稱阿聯酋)的關係也透過帶路倡議的發展，日益加深雙邊關係。雙方在日前訂立能源投資，達成 350 億人民幣互換協議的合作，以及決定創辦 100 億美元共同主權財富基金。¹²這表示中國的能源開發擴展至北極。中國自從 2004 年在挪威士瓦爾巴群島(Svalbard)成立「黃河站」，展開北極研究與考察。2012 年「雪龍號」破冰船首次穿越東北航道，並且訪問冰島。2013 年中國石油則獲得俄羅斯液態天然氣項目 20% 的權益。中國政府官員也表示，北極航道未來會與帶路倡議產生密切聯繫。¹³

基本而言，中國在習近平所推出帶路倡議，對於中國在整體投資貿易與國際經濟影響力，已經發揮一定成效與影響力。

¹⁰ 張紅，〈「一帶一路」五歲了〉，《人民日報（海外版）》，2018 年 8 月 2 日，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18-08/02/content_1872025.htm。

¹¹ Andrew Chatzky and James McBride, "China's Massiv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May 21, 2019, <https://www.cfr.org/backgrounder/chinas-massive-belt-and-road-initiative>.

¹² Sajjad Ashraf, "China Prepares for an Expanded Reach," *China-US Focus*, December 31, 2015, <http://zh.chinausfocus.com/finance-economy/20151231/3192.html#eng>.

¹³ 林中斌、亓樂義，《撥雲見日：破解台美中三方困局》（台北：時報文化出版，2017 年），頁 192。

二、帶路倡議背景動因探討

究竟是何種動因促使習近平提出帶路倡議，是首要釐清的重點問題。普遍來說可歸納為「外部結構因素」與「內部動因」，然而，吾人認為，「領導人特質」因素亦是推動帶路倡議之重要動因。

(一)外部結構因素

回顧「外部結構因素」是指國際政治權力變動狀態，一方面美國影響力相較於冷戰後較弱，相反中國影響力日益上升，使其涉及對外事務越加自信。過去 20 年來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即使面對 2008 年金融風暴，仍可以維持 6% 至 7% 的年增長率，相反地，美國卻飽受長期消耗許多資源在中東戰場，亦面臨金融危機的嚴重衝擊，美中整體實力呈現相對性地消長。¹⁴中國領導人意識到現今全球局勢已經逐漸地轉向對其有利的發展態勢。¹⁵

(二)內部動因

「內部動因」係指經濟困境有待解決。一般而言，中國過去維持經濟高成長階段現階段以不復見，同時面臨經濟成長趨勢放緩、國內產能過剩問題嚴重等狀況，一旦無法獲得適當處理，將會嚴重影響社會體制甚至成為政治發展的絆腳石。¹⁶就政治穩定發展而言，帶路倡議發展有其無可替代的必要性。

中國在 2000 初期到 2007 年間，每年 GDP 年增率均達 11%，後來因

¹⁴ John Copper 著，劉泰廷、許劍虹譯，《飛彈、政客與秘密外交》（新北市：遠足文化，2017 年），頁 391-392；〈中國經濟影響力更強了〉，《新華網》，2017 年 3 月 13 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xinhuanet.com/2017-03/13/c_1120615238.htm；Pankaj MishraFeb,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all of the ‘Free Trade’ Myth,”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7, 2018, https://www.nytimes.com/2018/02/07/magazine/the-rise-of-china-and-the-fall-of-the-free-trade-myth.html?_ga=2.161178430.2065201702.1518143012-1633828418.1483632849.

¹⁵ Michael Pillsbur 著，林添貴譯，《2049 百年馬拉松：中國稱霸全球的秘密戰略》（台北市：麥田出版社，2015 年），頁 277。

¹⁶ 趙可金，〈一帶一路不應迴避的十大問題-為什麼〉，《鳳凰國際智庫》，2015 年 11 月 4 日，http://pit.ifeng.com/a/20151104/46103722_0.shtml；何耀光，〈當前東亞戰略局勢的地緣觀察：以「一帶一路」為核心的思考〉，《政治學報》，第 62 期（2016 年），頁 35。

為面臨全球金融海嘯衝擊，GDP年增率可以維持6-7%，卻是透過大幅度地增加投資才得以維持，仍然無法面臨衰退約4%的年增率，實際上呈現出「技術進步的速度放慢」、「資本的邊際產值下降」與「消費很低」等3個重要問題，換言之，中國內部因整體經濟成長面臨高幅度地衰退，勢必會對社會與政治穩定帶來嚴重衝擊。¹⁷

另外，國內產能過剩嚴重亦是中國面臨內部經濟衝擊的重要因素之一。當前中國經濟成長減緩情況下，面臨過剩設備以及庫存產品，尤其以國營企業的材料、能源、建築，以及建材產業較為嚴重。中國在2009-2013年國內投資毛額占GDP比重約達45%，國內已經累積過多產能。¹⁸若要改善這些現況，進而大量縮減國內公共設施投資，反而會對國內經濟發展造成衝擊，因此，配合帶路倡議的規劃，將產能過剩的優質鋼鐵、水泥、電解鋁等品項，向外輸出至其他國家，尤其輸出至帶路倡議沿線的國家，¹⁹不僅能產生實質收益，也增加企業在品質上進步，有助於提高競爭力，有利維持整體經濟增長，同時也符合「走出去」戰略的延續。²⁰

(三) 領導人特質：

在「領導人特質」方面是指習近平自2012年11月接任中國領導人以

¹⁷ David Dollar, "China's Rise as a Regional and Global Power: The AIB and the One Belt, One Road," *The Brookings Institute*, July 15, 2015,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chinas-rise-as-a-regional-and-global-power-the-aiib-and-the-one-belt-one-road/>.

¹⁸ 何福居、劉名寰、張峻菁、郭迺鋒，〈從交通基礎設施看亞投行經濟效益〉，《財稅研究》，第45卷第2期（2015年），頁5。

¹⁹ 〈工信部：加快優質過剩產能走出去〉，《新華網》，2015年7月22日，http://www.xinhuanet.com/live/2015-07/22/c_1116005534.htm。

²⁰ Nadège Rolland, *China's Eurasian Century?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ashington D.C.: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2017), pp. 101-102; Roy D. Kamphausen, "Development Finance in Asia: U.S. Economic Strategy Amid China's Belt and Road,"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Nonmember 5, 2017, <https://www.nbr.org/publication/development-finance-in-asia-u-s-economic-strategy-amid-chinas-belt-and-road/>.

來，便展現其權威與對外事務的決心與企圖，透過外交手段來爭取最大的國家利益。許多分析指出習近平更大重心放在對外施政，原因在於外交作為支持習近平所強調的民族主義旗幟，並且也能確保在國內的聲勢與地位，免於黨內菁英對他的批評所造成影響。²¹其中，習近平在 2014 年 11 月出席中共「中央外事工作會議」期間表示，對於未來對外工作，會考量國內外局勢，運用資源與規則，有利實現民族偉大復興。²²

中國外交政策在習近平主導之下，明顯地有別於以往領導人。美國國家安全會議前亞洲事務資深主任（principal advisor to President Obama on Asia）貝德（Jeffrey Bader）指出，習近平是一位強勢、堅毅，以及更有雄心壯志的領導人，中國會擴展在國際體系的參與程度，當規範符合其國家利益時則遵守，不符合自身利益時則對其漠視，或者尋求改變。²³「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中國事務專家韓磊（Paul Haenle）表示，習近平在其 19 大的工作報告，提及中國的社會主義模式能提供其它發展國家一個全新選擇，甚至效仿。這與中國長期堅持「提升新興國家在全球治理方面的發言權和影響力為目標」的主張相呼應。²⁴

整體而言，習近平對國內事務明確定調其打貪、反腐的決心，並且在

²¹ Robert D. Blackwill and Kurt M. Campbell, "Xi Jinping on the Global Stage: Chinese Foreign Policy under a Powerful but Exposed Leader,"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February 2016), pp. 21-27, <http://www.cfr.org/china/xi-jinping-global-stage/p37569>.

²²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一帶一路大戰略是偉大中國夢的合理延伸〉，2014 年 8 月 5 日，<http://www.scio.gov.cn/m/31773/35507/35515/35523/Document/1530130/1530130.htm>；趙周賢、劉光明，〈一帶一路：中國夢與世界夢的交匯橋梁〉，《人民網》，2014 年 12 月 24 日，<http://opinion.people.com.cn/BIG5/n/2014/1224/c1003-26263405.html>。

²³ Jeffrey A. Bader, "How Xi Jinping Sees the World...and Why," *The Brookings Institute*, February 2016, pp. 11-16, http://www.brookings.edu/~media/research/files/papers/2016/02/xi-jinping-worldview-bader/xi_jinping_worldview_bader.pdf.

²⁴ Paul Haenle, "What Will a Powerful Xi Mean for the China-US Relationship," *CNN*, October 25, 2017, <http://edition.cnn.com/2017/10/25/opinions/china-relationship-with-us-opinion/index.html>.

處理對外關係上、推動帶路倡議，或者使用軍事、經濟等強勢手段，以達成其地緣政治之目的，試圖實現中國的偉大復興。²⁵習近平所展現出更多個人色彩、自信，也建立起權威形象，以及主動參與對外事務等特點，相較於過往的中國領導人，呈現出不同風格。2017年10月中共召開的19大工作報告當中，習近平長達3.5小時的工作報告過程，「帶路倡議」更被提及5次，以及被寫入黨的規章制度。²⁶以往對外具體政策被寫進黨章是極為罕見的情況，凸顯帶路倡議對於習近平個人在黨內歷史定位的重要性，因此，領導人特質是促使推動帶路倡議的重要動因。

參、帶路倡議發展對美國之影響

中國推動帶路倡議必然有其重大意涵與目標，同時也要能符合國家利益。帶路倡議成為中國未來連結中亞、南亞至非洲與歐洲重要的經濟與政治戰略，²⁷這項計畫不僅是從國家長遠發展需要出發的戰略考量，也是實現民族偉大復興而提出的一項重大決策，連接中國夢與世界夢的戰略發展目標。²⁸即便許多學者雖然認為中國推動帶路倡議，主要強調軟實力方式

²⁵ 蔡明彥，〈2014年中共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之觀察〉，《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2015年1月，<http://ws.mac.gov.tw/001/Upload/OldFile/public/Attachment/521210261289.pdf>；Robert D. Blackwill and Kurt M. Campbell, “Xi Jinping on the Global Stage: Chinese Foreign Policy under a Powerful but Exposed Leader,” p. 16；〈時殷弘：習近平外交大戰略漸成型〉，《紐約時報中文網》，2015年1月20日，<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50120/cc20shiyinhong/zh-hant/>。

²⁶ 〈十九大開幕習近平作報告 五次提及一帶一路〉，《中國一帶一路網》，2017年10月18日，<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xgcdn/30838.htm>；〈外交部發言人談“一帶一路”建設寫入黨章：體現決心和信心〉，《人民網》，2017年10月26日，<http://cpc.people.com.cn/19th/BIG5/n1/2017/1026/c414305-29611258.html>。

²⁷ Dean Cheng, “Confronting the Eurasian Powers of Russia and China,”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September 28, 2017, <https://www.heritage.org/global-politics/report/confronting-the-eurasian-powers-russia-and-china>.

²⁸ 張宏志，〈古路新生與民族復興〉，《中國社會科學網》，2017年4月3日，http://www.cssn.cn/mkszy/201704/t20170403_3475111.shtml；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一帶一

提升其國際地位，但是對於美國而言，主要感受中國在帶路倡議過程，尋求新型國際金融制度規範，以及擴大對美國安全層面的挑戰，影響美國長期以來在亞洲利益，甚至是全球領域的主導地位。

一、尋求新型國際金融制度規範

中國在發展帶路倡議過程，主要戰略意涵是能產生符合中國利益的國際秩序，以及增進國際的影響力。²⁹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布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訂立包括協調國際金融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向發展中國家提供低於市場利率貸款的世界銀行（World Bank），以及近代的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向來在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只有美國能對這些機構治理機制變化擁有否決權。³⁰但是，隨著中國經濟實力逐漸壯大，試圖修正由美國所主導的金融制度規範，以符合中國的利益。

中國在 2001 年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已經獲得巨大利益，現階段有能力也有意願向國際社會提供更多公共產品。³¹中國在推動帶路倡議計畫同時，設置「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 簡稱亞投行），主要作為亞洲國家有關公路、鐵路、港口等基礎建設，提供所需要的融資服務，包括英、德、法、義、瑞士等國家申請成為「亞投行」創始會員國。「亞投行」與「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路大戰略是偉大中國夢的合理延伸》，2014 年 8 月 5 日，

<http://www.scio.gov.cn/m/31773/35507/35515/35523/Document/1530130/1530130.htm>；趙周賢、劉光明，〈一帶一路：中國夢與世界夢的交匯橋梁〉，《人民網》，2014 年 12 月 24 日，<http://opinion.people.com.cn/BIG5/n/2014/1224/c1003-26263405.html>。

²⁹ Jeffrey A. Bader, “How Xi Jinping Sees the World...and Why,” pp. 11-16; Robert D. Blackwill and Kurt M. Campbell, “Xi Jinping on the Global Stage: Chinese Foreign Policy under a Powerful but Exposed Leader,” pp. 21-27.

³⁰ Graham Allison 著，包淳亮譯，《注定一戰？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 Trap?）（新北市：八旗文化，2018 年），頁 52。

³¹ Nadège Rolland, *China's Eurasian Century?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 93.

Bank, ADB) 的運行機制有程度上的重疊。³²中國並不只是推動帶路倡議與亞投行，作為修正美國所建立的金融制度規範，中國也在 2008 年所爆發金融危機後，推動金磚峰會 (BRICS Summit)，邀請巴西、俄羅斯、印度和南非等國家，在沒有美國與七大工業國組織監督下，做出重要經濟決策與行動。³³

有些分析認為，中國正透過帶路倡議建立一個國家共同體，這些國家在建設基礎設施方面有共同利益，有中國的財政援助，並為帶路倡議沿線地區制訂國際貿易規則和標準。³⁴帶路倡議中有許多投資計畫在中國享有最高水平的政治支持，也就是利用中國國家銀行提供資金，國內工業發展模式延伸到海外，這項計畫正在創建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和投資領域，並且隨著中國地緣政治形勢的提升，有關這一方面特別引發包括美國在內等國家憂慮。

透過這些帶路倡議基礎設施投資，也能擴大人民幣在相關國家的使用程度，增加其貨幣影響力。³⁵中國持有美國國債超過 1 兆美元，透過帶路倡議可以有效地投資於基礎設施。同時大量透過以人民幣計價方式進行投資，也有助於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的目標。³⁶中國也利用資金滲透其部分合作國家的社會和政治體系，外界稱之為「債務外交」(debt diplomacy)，³⁷例如，斯里蘭卡由於無力償還中國基礎建設的龐大債務，最終導致中國招商局集團以 11 億美元獲得漢班托塔港 8 成股權，並租用港口及周邊 1.5

³² Kurt M. Campbell and Ely Ratner, "The China Reckoning: How Beijing Defied American Expect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 97, No. 2 (March/April 2018), pp. 60-70.

³³ Graham Allison 著，包淳亮譯，《注定一戰？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頁 53。

³⁴ John A. Mathews, "China's Long Term Trade and Currency Goals: The Belt & Road Initiative," *Japan Focus*, January 1, 2019, <https://apjif.org/2019/01/Mathews.html>.

³⁵ Roy D. Kamphausen, *Development Finance in Asia: U.S. Economic Strategy Amid China's Belt and Road*, p. 4.

³⁶ Alek Chance, *American Perspectives 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China-America Studies, 2016), p. 15.

³⁷ Philip S. Davidson, "China's Power: Up for Debate," *CSIS*, November 30, 2018, <https://www.csis.org/analysis/chinas-power-debate>.

萬英畝土地長達 99 年。³⁸隨後也引發帶路倡議國家擔心中國的政治意圖，而有取消或者推遲後續合作計畫。³⁹

帶路倡議無論是在經濟規模、地理範圍，還有涉及相關周邊國家數量，都會提供中國有形的經濟利益，以及在國際制度等層面之戰略優勢，美國目前在資金規模方面，無法提供與中國競爭的條件。⁴⁰雖然美國在過往有意提高在中亞等地區的投資與開發的想法，但因為沒有採取連貫性的政策方針而作罷，使得中國掌握機會、發展帶路倡議。⁴¹即使中國的帶路倡議一開始的主要目標可能不是建立一個新的國際秩序，但是它的發展，無疑導致美國擔心帶路倡議試圖取代美國所建立的經濟秩序基礎。⁴²因此，帶路倡議無論是在新的國際機構、經濟框架或者以美元為基礎的金融體系方面的努力，成為美國重要顧慮。

二、帶路倡議擴大對美國安全層面的挑戰

英國地緣政治學者麥金德 (Halford Mackinder) 在 1919 年將歐亞大陸命名為「世界島」，他認為「誰統治世界島，即能統治世界」。⁴³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 也認為歐亞大陸是未來世界

³⁸ Gal Luft, *Silk Road 2.0: US Strategy toward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ashington, DC: The Atlantic Council, 2017), p. 21.

³⁹ 艾德，〈一帶一路惹疑慮警覺、撤約與抗議〉，《美國之音》，2018 年 10 月 17 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china-debt-trap-diplomacy/4615977.html>。

⁴⁰ John Copper 著，劉泰廷、許劍虹譯，《飛彈、政客與秘密外交》(Playing with Fire: The Looming War with China over Taiwan)，頁 393。

⁴¹ J. Stapleton Roy, "Sino-Russian Relations in a Global Context: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 Michael Chase eds. *Russia-China Relations Assessing Common Ground and Strategic Fault Lines* (Washington: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2017), p. 44.

⁴² Dalton Lin,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Project and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olumbia-Harvard China and the World Program*, April 13, 2016, <https://cwp.sipa.columbia.edu/news/one-belt-one-road-project-and-chinas-foreign-relations-cwp-alumni-dalton-lin>.

⁴³ Robert D. Kaplan 著，林添貴譯，《地理的復仇》(The Revenge of Geography) (台北：麥田出版，2017 年)，頁 124-130。

舞台中心，無論從人口、土地面積、GDP乃至能源等因素，歐亞大陸具有巨大潛力。⁴⁴美國海軍將領馬漢（Alfred T. Mahan）所強調的海權理論，後來影響美國能夠成為世界強權的重要推手，無論是陸上絲綢經濟帶與海上絲綢之路在地緣上的影響，已經兼併上述重要的地緣政治理論。⁴⁵

隨著帶路倡議計畫提出，中國逐漸嘗試主動突破由美國主導部分國家對其所形成區域圍堵。⁴⁶中國在近年來國家利益不斷向外擴大，美國努力在外交、軍事、區域安全、經貿等領域實行一系列新措施包圍中國。美國在歐巴馬（Barack Obama）政府時期，一方面透過「跨太平洋伙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在經濟層面，試圖將中國孤立與邊緣化，並且推動「再平衡戰略」（Rebalancing strategy）作為加強亞太地區軍事同盟，提升圍堵中國的發展空間。⁴⁷習近平在2014年提出一個「整體安全觀」，範圍包括國內和國際，傳統與非傳統威脅，以及國內和海外利益，⁴⁸尤其經濟與安全是相互連結密不可分，能源和資源則與經濟與安全有重要關聯性，因此，中國經濟與權力的提升，必須確保原物料的獲取。⁴⁹

帶路倡議沿線涵蓋俄羅斯、中亞、東南亞和中東、非洲等國家，能源

⁴⁴ Zbigniew Brzezinski 著，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譯，《大棋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1-2。

⁴⁵ 林中斌、元樂義，《撥雲見日：破解台美中三方困局》（台北：時報文化出版，2017年），頁181-182。

⁴⁶ 張敬偉，〈中國深耕南太突破美國戰略圍堵〉，《一帶一路網》，2018年7月31日，<http://www.ydyliit.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245&id=6312>；林中斌、元樂義，《撥雲見日：破解台美中三方困局》（台北：時報文化出版，2017年），頁179。

⁴⁷ Nadège Rolland, *China's Eurasian Century?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 94；高長，〈大陸倡議「一帶一路」的政治經濟分析〉，《展望與探索》，第15卷第6期，106年6月，頁56。

⁴⁸ 〈習近平：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 走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新華網》，2014年4月15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4/15/c_1110253910.htm。

⁴⁹ Timothy Heath, "The 'Holistic Security Concept': The Securitization of Policy and Increasing Risk of Militarized Crisis," *Jamestown Foundation* June 19, 2015,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the-holistic-security-concept-the-securitization-of-policy-and-increasing-risk-of-militarized-crisis>.

礦產等資源儲量非常豐富，可以緩解中國對麻六甲海峽的地緣困境。中國每天大約需要 700 萬桶安全的石油，以支持其 11 兆美元的經濟體與 4 兆美元的對外貿易。其中 80% 的石油運送必須通過麻六甲海峽，因此，中國一旦與美國或者其他國家發生軍事衝突，高度依賴的貿易路線勢必會被切斷，是中國將無法承受的經濟後果。然而，「中巴經濟走廊」亦是帶路倡議重要的環節之一，全長 3,218 公里包括公路、鐵路、油氣管線，向中國中西部運送石油與天然氣。這路線比起印度洋與麻六甲海峽抵達上海或天津，再運往新疆的通道總共減少 85% 路程，並且降低麻六甲海峽可能被競爭對手封鎖，所帶來的威脅。⁵⁰

對照目前中國帶路倡議的發展，除了許多帶路倡議投資合作項目位於地緣戰略要地之外，並且與中國國營企業高度關聯。瓜達爾是巴基斯坦西部的一個港口，與阿拉伯海接壤，透過鐵路、高速公路和管線項目連接中國四川省昆明，這些項目被視為中國巴基斯坦經濟走廊的一部分。但是中國海外港口控股公司（China Overseas Ports Holding Company, COPHC）取得擴大瓜達爾港的合約，整個投資項目不僅止於港口，同時涉及相關的出口加工區、公路和鐵路項目，以及國際機場。⁵¹麻六甲海峽無疑是一條交通貿易流量非常大的海上交通線，曾經引發馬來西亞與新加坡之間緊張關係，現階段中國則是已經建設三個帶路倡議的港口，提供直接進入麻六甲航線。⁵²中國在確保其市場貨物自由流通方面，也導致中國在世界各地港口的投資大

⁵⁰ 林中斌、元樂義，《撥雲見日：破解台美中三方困局》（台北：時報文化出版，2017 年），頁 183。

⁵¹ Gurmeet Kanwal, "Pakistan's Gwadar Port,"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pril 2, 2018, <https://www.csis.org/analysis/pakistans-gwadar-port-new-naval-base-chinas-string-pearls-indo-pacific>.

⁵² Paul Haenle, Yu Jun Feng, Alexander Gabuev, Ma Bin and Dmitri Tren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Views from Washington, Moscow, and Beijing," *Carnegie Tsinghua*, April 8, 2019, <https://carnegietsinghua.org/2019/04/08/belt-and-road-initiative-views-from-washington-moscow-and-beijing-pub-78774>.

幅增加，中國國有企業目前在 34 個國家中至少擁有 76 個港口和碼頭。⁵³即使這些項目並非用在軍事用途，許多港口卻主要來自中國國營企業，讓外界不僅懷疑中國藉由提升港口設施、運輸服務與經濟利益，實質增加中國地緣政治吸引力，造成美國在亞太地區安全的挑戰。

除此之外，中國在帶路倡議的發展過程，擴大沿岸國家的港口設施，藉以維護其海上貿易交通線，中國人民解放軍在這過程則扮演重要角色。中國政府在 2015 年 5 月公布的《中國的軍事戰略》報告，強調解放軍角色是確保中國安全、發展利益，以及維護海外利益安全，並且提高海上機動作戰、海上聯合作戰、綜合防禦作戰和綜合保障能力。⁵⁴中國解放軍海軍近年來陸續訪問斯里蘭卡、馬爾地夫、孟加拉等南亞國家之外，也傳出海軍潛艇停靠斯里蘭卡科倫坡港與巴基斯坦卡拉奇港的訊息。甚至在東非吉布地建造首個海軍基地，未來會部署上萬名部隊、維修設備，以及武器儲存設施。中國透過「海上絲綢之路」在上述國家發展港口和基礎設施建設等國際合作投資機會，同步地擴大海洋軍力影響範圍。⁵⁵因此，包括美國在內等國家把「海上絲綢之路」視為中國的「珍珠鏈」(String of Pearls) 戰略一部分，非常擔憂中國軍事戰略真正意圖，尤其瓜達爾港也被視為中國通往南亞與中亞的重要通道，甚至擔心中國軍隊在印度洋逐漸擴大的影響力。⁵⁶

⁵³ David Shullman, "Protect the Party: China's Growing Influence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The Brookings Institute*, January 22, 2019,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protect-the-party-chinas-growing-influence-in-the-developing-world/>.

⁵⁴ 〈中國的軍事戰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15年5月26日，http://www.mod.gov.cn/big5/regulatory/2015-05/26/content_4617812_5.htm。

⁵⁵ 張凱銘，〈中國「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之研究〉，《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13卷第1期（2017年/春季號），頁150；Kaho Yu, "The Geopolitics of Energy Cooperation in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November 2, 2017, <https://www.nbr.org/publication/the-geopolitics-of-energy-cooperation-in-chinas-belt-and-road-initiative/>; Gal Luft, *Silk Road 2.0: US Strategy toward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 23.

⁵⁶ 〈美炒作中國"珍珠鏈"戰略 專家:遏阻中國在印度洋影響力〉，《人民網》，2016年11月

透過帶路倡議無疑地加深與強化各國的經濟關係，同時也提升中國在地緣政治影響力，中國將會在帶路倡議中，對於全球事務有更多的參與，這被視為是「中國版馬歇爾計畫」，⁵⁷不僅如此，帶路倡議對美國產生安全層面的挑戰，或許並非中國發展帶路倡議所預期，但是必須面對美國對中國帶路倡議採取適當的反制措施。

肆、川普政府如何應對中國在帶路倡議的衝擊

美國川普政府在 2017 年 12 月 17 日公布的第一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以下稱報告)，這份《報告》不但指出大國會在國際政治領域發揮核心作用，並且說明中國與俄羅斯是修正主義大國，也是現階段挑戰美國世界地位的對象，更是美國的競爭者 (competitor) 與對手 (rivals)。⁵⁸尤其美國國防部也在 2018 年發表報告，中國透過帶路倡議在內等方式，已經在全球性領域擴張其影響力，雖然以經濟考量下所推動，但是卻有更大的戰略目的。⁵⁹因此，美國必須結合「印太地區」(Indo-Pacific) 國家的合作關係，做為應對中國運用經濟、政治影響與軍事力量所帶來的挑戰。⁶⁰本文認為目前美國努力在「發展印太戰略」(Indo-Pacific Strategy) (以下稱印太戰略) 框架下，尋求「安全合作」、「提供有別於帶路倡議的合作項目」

8 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n1/2016/1108/c1011-28842608.html>；Gal Luft, *Silk Road 2.0: US Strategy toward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 26.

⁵⁷ 張弘遠等人，《中國一帶一路對台灣的機會與挑戰》(台北：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2017 年)，頁 14；Eleanor Albert, "A Bank Too Far,"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March 17, 2015, <https://www.cfr.org/interview/bank-too-far>; John Cooper, *China's Foreign Aid and Investment Diplomacy, Volume III*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 205.

⁵⁸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The White House*, December 17, 2017, pp. 2-3,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2.pdf>.

⁵⁹ "Assessment on U.S. Defense Implications of China's Expanding Global Access,"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December 20, 2018, pp. 1-3, <https://media.defense.gov/2019/Jan/14/2002079292/-1/-1/1/EXPANDING-GLOBAL-ACCESS-REPORT-FINAL.PDF>.

⁶⁰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pp. 45-46.

等方式，平衡中國帶路倡議所帶來的衝擊。

一、印太戰略與安全合作

曾任歐巴馬政府時期美國國務院前亞太助理國務卿坎博（Kurt Campbell）等人，在2018年的《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期刊共同發表文章，指出美國基本上自從二戰以來，對中國所採取外交上與經濟上的接觸模式，並沒有帶來中國政治與經濟的開放，中國還試圖改變由美國所主導的全球秩序，文章最後建議美國政府，必須加快修正其對中國的錯誤戰略，甚至指出現階段重視亞太盟友的發展更是重中之重。⁶¹對此，曾任美國前總統小布希（George W. Bush）國家安全會議亞洲事務總統特別助理葛林（Michael J. Green）認為強化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盟友與夥伴關係是最為重要的工作，而印太戰略也能作為制衡帶路倡議的有利基礎。⁶²

美國國務院前亞太事務副助理國務卿黃之翰（Alex Wong）在2018年4月2日印太戰略簡報會議上，強調印太戰略當中「自由」和「開放」兩個概念。其中自由有兩個層面意義，在國際層面，印太地區國家不要受到強制威懾（coercion），主權國家可以選擇自己的道路。在國家層面，無論是從良善治理（good governance）、基本權益、透明度與和反腐方面能夠越來越自由。另外，在「開放」部分，指的是「開放的海上通道和空中通道」，開放的海上通道是該地區的生命線，並且包含基礎設施建設的意涵。除此之外，美國也強調印度在印太戰略中的地位與重要性，以及印太地區目前需要更大的區域融合、更大的經濟增長。⁶³因此，印太戰略的概念主要在

⁶¹ Kurt M. Campbell and Ely Ratner, "The China Reckoning: How Beijing Defied American Expectations," pp. 60-70.

⁶² Michael Green, "Commentary: A Free and Open Indo Pacific, a Key Message for Trump's Asia Trip," *Channel News Asia*, November 3, 2017, <https://www.channelnewsasia.com/news/commentary/commentary-a-free-and-open-indo-pacific-a-key-message-for-trump-9363826>.

⁶³ Alex N. Wong, "Briefing on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U.S. Department of States*, April 2, 2018, <https://www.state.gov/r/pa/prs/ps/2018/04/280134.htm>.

自由與開放的範疇下推展。⁶⁴

印太戰略基本理念是強調自由與開放，同時發展初期也強調在安全層面對中國的牽制。美國前國務卿提勒森（Rex Tillerson）已經在 2017 年 10 月 18 日提出一個「自由與開放的印度洋-太平洋」（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的戰略構想。⁶⁵川普總統則是在 2017 年 11 月 6 日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會談過程，確定達成「自由開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戰略」共識，是由美國、日本、澳洲，以及印度的四國合作為主軸，設置「美日印澳 4 方會談」（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Quad），共同合作牽制中國勢力擴張的構想。甚至建立該地區自由貿易以及安全的重要框架，對經濟與軍事實力快速增長的中國，採取牽制與合作策略。⁶⁶

除此之外，也有分析指出印太戰略概念是美國試圖將東亞及南亞進行一定程度的鏈結，提升與印度安全合作，在區域事務上與印度維持一致立場，甚至讓亞太主要國家與印度有更多互動，進而對中國形成戰略牽制。⁶⁷美國前國防部長馬提斯（James Mattis）則在「東協國防部長會議」（ASEAN Defense Ministers Meeting, ADMM），提出在印太戰略下，準備與東協、臺灣、日本、澳洲、紐西蘭、印度等國家合作，其中也包括區域外的英國、法國、加拿大等國家合作，其中還強調中國在南海的島礁軍事化行動與美國的自由與開放印太戰略是形成強烈對比。⁶⁸美國國務卿蓬佩

⁶⁴ 陳育正，〈印太戰略的發展與其未來之挑戰〉，《戰略安全研析》，第 151 期（2018），頁 24-27。

⁶⁵ 〈美前官員：印太地區架構成川普亞太主軸〉，《中央社》，2017 年 11 月 6 日，<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711060422-1.aspx>。

⁶⁶ Tetsuo Kotani, "Can the 'Indo-Pacific' Compete with China," *The Japan Times*, January 10, 2018, <https://www.japantimes.co.jp/opinion/2018/01/10/commentary/japan-commentary/can-indo-pacific-compete-china/#.Wo5mBq6WaUk>.

⁶⁷ 〈川普印太戰略 學者真實意向仍待觀察〉，《中央社》，2017 年 11 月 7 日，<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1711070300-1.aspx>。

⁶⁸ "Remarks by Secretary Mattis at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18 Shangri-La Dialogu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une 2, 2018, <https://dod.defense.gov/News/Transcripts/Transcript-View/Article/1538599/remarks-by-secretary-mattis-at-plenary-session-of-the-2018-shangri>

奧 (Michael R. Pompeo) 在 2018 年 8 月 3 日出席東協部長會議 (ASEAN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時，發表美國會提供近 3 億美元的安全基金，加強美印太區域的安全合作，特別是海上安全、人道援助、維和能力，以及打擊跨區域威脅等問題。⁶⁹美國國防部也因為中國在印度洋與太平洋所帶來的經濟與軍事壓力，美軍太平洋司令部 (USPACOM) 則是在 2018 年 5 月底更名為印度太平洋司令部 (USINDOPACOM)。⁷⁰

整體而言，美國已經在 2017 年開始印太戰略基本概念呈現，並且在安全合作的發展，也擴大南亞與東亞之間的連結，同時賦予印度在印太區域內扮演更多角色，讓區域內國家與印度有更多互動。

二、提供不同於帶路倡議合作項目

川普政府在 2017 年所推展印太戰略，在安全合作方面已經有初步成效，然而，若僅從安全層面作為整體印太戰略運作的主軸，不僅著力點過於狹隘，同時反而讓區域內國家不願意落入「中國的經濟」與「美國安全」的抉擇。提出綜合性的實質戰略則成為美國能否落實印太戰略的第一步。⁷¹

美國的中國事務學者藍普頓 (David M. Lampton) 指出，美國應該更積極地參與建設區域基礎設施，可以透過緬甸、泰國和柬埔寨作為對象，促進南北聯繫，同時鏈結印度到越南的東西向結合，以及日本與更廣泛的太平洋地區。⁷²同樣認為美國應該參與中國帶路倡議的還有美國前在臺協

-la-dialogue/.

⁶⁹ "Press Availability at the 51st ASEAN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and Related Meetings,"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August 4, 2018, <https://www.ait.org.tw/press-availability-at-the-51st-asean-foreign-ministers-meeting-and-related-meetings/>.

⁷⁰ Tara Copp, "INDOPACOM, It Is: US Pacific Command Gets Renamed," *Military Times*, May 30, 2018, <https://www.militarytimes.com/news/your-military/2018/05/30/indo-pacom-it-is-pacific-command-gets-renamed/>.

⁷¹ 陳育正，〈印太戰略的發展與其未來之挑戰〉，《戰略安全研析》，第 151 期，2018 年 8 月 1 日，頁 23-26。

⁷² David M. Lampton, "US-China Interests in the Trump-Xi Era," *East Asia Forum*, December

會 (AIT) 台北辦事處處長包道格 (Douglas Paal)，其認為美國必須在亞投行、帶路倡議裡適度與中國合作，以利在現有的制度下創造更具彈性的空間，為亞洲大、小國家提供機會。⁷³

事實上，若採取對抗帶路倡議，以及擁抱帶路倡議等二分法，不僅可能過於武斷，也會不切實際；相反，可以採取折衷方式，建設性地參與帶路倡議。意思是指美國可以接受帶路倡議區域連通性和能源安全的總體願景，但是，必須有相對應的條件，以及必須符合普世價值，否則都是破壞美國的利益。⁷⁴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2018 年 7 月參與印度洋-太平洋商業論壇 (Indo-Pacific Economic Vision) 時指出，美國將投入 1.13 億美元來打造印太戰略，投資數位經濟、能源及基礎設施等領域。同時，他還說明「自由與開放」印太戰略是追求市場導向的公平競爭。美國尋求的是夥伴關係，而非主宰該區域，同時相信戰略夥伴關係而非戰略依賴。⁷⁵另一方面，美國川普受到國會的兩黨支持下，通過全名為《2018 年善用投資促進發展法》(Better Utilization of Investments Leading to Development, BUILD Act)(以下稱建設法)，做為抗衡中國帶路倡議。該法案將海外私人投資公司與美國國際發展署的兩個部門合併，設立一個規模更大的美國國際發展金融公司，同時提供 600 億美元資金，幫助全球貧困地區興建基礎設施和發展經濟。⁷⁶

10, 2017, <http://www.easiaforum.org/2017/12/10/balancing-us-china-interests-in-the-trump-xi-era/>.

⁷³ Douglas H. Paal and Matt Ferchen, "After OBOR: A Renewed Vision for Engagement With China and Asia," *Carnegie Endowment International Peace*, May 15, 2017,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7/05/15/after-obor-renewed-vision-for-engagement-with-china-and-asia-pub-69972>.

⁷⁴ Gal Luft, *Silk Road 2.0: US Strategy toward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 42.

⁷⁵ Michael R. Pompeo, "Remarks on 'America's Indo-Pacific Economic Vision'," *U.S. Department of State*, July 30, 2018, <https://www.state.gov/remarks-on-americas-indo-pacific-economic-vision/>.

⁷⁶ 〈美參院通過國際發展投資法案 與中國一帶一路直接抗衡〉，《美國之音》，2018 年 10

這些努力已經顯示美國致力於尋求帶路倡議的替代方案，雖然上述內容仍有分析認為，其規模遠遠不及帶路倡議動輒上兆美元的資金額度，但是，透過承保風險來吸引大量私人投資，除了有能力與盟國在重要的投資項目建立夥伴關係，同時也可以提供發展中國家在財務困境考量中一項合理的替代方案，區域內的國家並非只有中國帶路倡議的單一道路，而是可以平等與自由地追求自身的夢想。⁷⁷

具體來說，美國川普雖然退出泛太平洋夥伴協定，拒絕可能與亞太國家提升雙邊基礎關係，但是實際上仍然強化美國在印太地區的角色，提供有別於中國帶路倡議條件下的選擇，是目前川普政府持續推動的方向。除此之外，美國還擁有強大的基礎實力，川普政府也表現其調整應對中國戰略與態度，試圖遏制目前逐漸失去對中共的戰略競爭態勢，同時帶路倡議迄今仍然面臨許多現實層面的挑戰有待解決，筆者認為對印太戰略的推展毋須悲觀，更重要的是，美國也確立中國是其戰略競爭對手關係，平衡中國的影響力，是川普政府勢在必行的重要目標。

伍、結論

本文研究發現，中國發展帶路倡議計畫，目前已經透過投資 1.4 兆美元建設基礎設施，以連結亞洲、歐洲與北非共計 60 餘國，影響 44 億人口，促進中國對上述地區的外交、貿易與金融的連通。這樣的戰略構想主要來自其中國領導人意識到國際政治權力變動狀態，已經逐漸朝向有利的態勢發展，同時由於中國擴大內部經濟需要、領導人特質等因素驅動之下，推動帶路倡議。現階段有關帶路倡議的發展，逐步展現成效，習近平透過包

月 4 日，<https://www.voacantonese.com/a/pompeo-senate-build-act-20181004/4599377.html>。
⁷⁷ Andrew Chatzky and James McBride, "China's Massiv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Pence at the 2018 APEC CEO Summit," *The White House*, November 16, 2018,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vice-president-pence-2018-apec-ceo-summit-port-moresby-papua-new-guinea/>.

括帶路倡議在內等對外關係的強勢作為，以及打貪、反腐的決心，展現出習近平有別於過往的中國領導人，更加權威、個人色彩。就目前而言，中國內部不僅對習近平具有高度的肯定，也鞏固習近平對內的領導地位。

帶路倡議成為中國未來連結非洲與歐洲，以及亞洲大陸重要的經濟與政治戰略，不僅是從國家長遠發展需要出發的戰略考量，也是做為實現民族偉大復興所提出的一項重大決策。帶路倡議發展初期，雖然可能以經濟面向作為首要考量，然而，後續的發展非常難以擺脫對美國目前在相關區域利益的挑戰，特別是有關中國在帶路倡議過程，可能尋求新型國際金融制度規範，以及擴大對美國安全層面的問題，影響美國長期以來在亞洲，甚至是全球領域的主導地位。

帶路倡議自從發展至今，中國實際上面臨許多現實挑戰與限制，並非本文研究旨趣；相反，本文則是從川普政府如何應對帶路倡議所帶來的衝擊進行探討。整體而言，美國川普政府時期，從 2017 年開始即發展「印太戰略」概念，隨後逐漸發展成形，尤其是尋求「安全合作」，以及「提供有別於帶路倡議的合作項目」等方式，平衡中國帶路倡議所帶來的衝擊。川普政府已確立中國是其戰略競爭對手關係，未來在應對帶路倡議的做為，可以預見會有更多捍衛美國利益的政策。